

母亲的呢喃

——速朽与衰老

在中国，鲁迅对倾听呢喃和嗫嚅的荏弱空间以及弱在其间的表现方式很敏感。鲁迅排斥丧失“心声”的古文，使用传达“真声”的“活生生的口语”之白话文，但那种声音不是要在透明的传达空间中代理应该被传达的“意”，而是作为无声之声而发出的呐喊。众所周知，鲁迅最早写的几篇小说结集成书时，书名就叫《呐喊》（1923年）。该书《自序》这样写道：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¹。

“愚弱的国民”的象征，就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看到的日俄战争的幻灯中的中国人。学习治病救人的医学的场所化成了嘲笑被捆绑着残酷杀害的中国人的空间那一瞬，正好是“相同者”们的共同体暴露出其暴力的时刻。在那里的日本人决不会听见，而且也决不想听见幻灯里的中国人的声音。其后鲁迅弃医学文，就是为了要先救治“愚弱的国民”吧。

不过，企图用小说改造国民之“魂”或者说“精神”，从而彻底改革社会的计划，并非青年鲁迅的专利。比如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欲新一国之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4-7页。

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²。如果没有忘记“新民”是朱子学的概念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小说”，是自发之文“古文”的竞争对手。而鲁迅的同时代人胡适在其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推行白话的八条目，倡导以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为原则的白话文学运动，而这一行动与韩愈的古文定义也是遥相呼应的。

鲁迅的白话小说与这种新古文相重合的同时，也有与之不同的特别之处。他的小说是刚一写出来就立即腐朽的“速朽”之文。

一 速朽之文

无论梁启超还是胡适，那种藉由小说而进行的社会改革，都是要通过国民文学来把人们培养成为现代的国民。但就鲁迅而言，“汝为国民”、“汝为世界人”那样的声音只不过是把所有差异都同一化的“恶声”³。鲁迅想听到的不是那些，而是弱者的声音，是呢喃和啜嚅那样的“真声”。鲁迅看到的是“无声的中国”，是“沉默的国民”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⁵。这句话的背景，是这些“沉默的国民”互相咬噬灵魂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现实。只要想起咬噬阿Q灵魂的是长着“狼眼睛”的众人就够了。正因为被他们咬噬，所以阿Q在“他的话被咀嚼”，以至被杀，都没能喊出“救命”⁶。

那么，怎样才能同时拯救阿Q和咬噬阿Q的众人呢？唯有使他们恢复声音，在那种声音中创造新的文。然而，正是“文”一直剥夺了人们的声音，并产生出鬼。

让我们认真看看阿Q受审讯的场面：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884页。

3. 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12月5日，《鲁迅全集》第八卷，26页。

4.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12页。

5. 鲁迅《俄译〈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5月26日，《鲁迅全集》第七卷，82页。

6.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526页。

阿Q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⁷。

在操着古文、掌握着单向裁判权的长衫人物面前，阿Q没有声音。不仅如此，阿Q在其未曾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令署名，以表示同意审讯结果。此时，阿Q被文之鬼咬噬，魂飞魄散了。尽管如此，阿Q还是被要求画圈代替签名，他准备去画，用画圈来代替自己那幽灵般的名字⁸，而他甚至连圈都画不好，这表明了代理的失败。阿Q作为谁都不是的人消失了。

鲁迅对抗文，却又只能通过书写文去对抗。面对这一困难，鲁迅选择的是“速朽”的文。《阿Q正传》的开篇这样说：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⁹。

书写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这件事，本身就是“思想里有鬼似的”毫无道理的事。阿Q是无名的幽灵般的人物，为他作传，不朽之文（古文）不合适，速朽之文（白话文）才合适。

此处所说的“速朽”一词典出议论服丧的《礼记·檀弓篇》。桓司马造了石椁，对此孔子说“死之欲速朽”，是“速朽”一词的由来。与石椁中历久不坏的尸体和亡灵不同，木椁中的尸体和亡灵则迅速朽坏。同样，鲁迅希望自己写的白话小说也迅速腐朽。倘不如此，它们就会作为新的“古文”而产生新的“鬼（幽灵）”吧。

7. 同上，523-524页。

8. 关于作为幽灵的阿Q，参看丸尾常喜《鲁迅——「人」「鬼」の葛藤》（《鲁迅——“人”“鬼”的葛藤》）。

9.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48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二 归还死亡

鲁迅对文的这种态度，其后也一以贯之。鲁迅1927年出版了《野草》，这部作品被竹内好评为“可以说是鲁迅的精髓”¹⁰。《题辞》中这样写道：

为我自己，为友为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¹¹

鲁迅称为“野草”的是自己用血书写的文章。而且，在这里鲁迅也不断期盼着“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鲁迅这一笔名的字义就是关于速度的“迟缓、迅速”。这种速度的人，拒绝超越死亡的永生，也就是拒绝不朽的永远，直视死亡，花费时间去吊唁死者。那不是诉诸一下子跨越现实而抵达的某种高度，从而拯救灵魂，而是驻足于现实内部，解读那复杂的脉络，靠近尸体，把死亡归还给死者。

让我们从《野草》中选一篇来进一步分析。那是题为《死后》（1925年）的一个短篇。文中写道：“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死了更可怕”¹²。预测应验了，死掉的“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难受滋味，黄土飞进鼻孔，却连喷嚏都打不了，也不能哄赶纠缠不休的蚂蚁和青蝇。可怕的是求死不得。“我”理解了人甚至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¹³。

但奇妙的是，后来，在被六壁包围的棺材中，“我”遇到了以前认识的书铺的小伙计，他劝我读明版的《公羊传》。“我”动都动不了，怎么能读呢？但伙计回答：“那可以看，那碍事”¹⁴。

不朽之文追求的是死后的声名，但此处描绘的是影的领域。亦即是说，

10. 竹内好《〈野草〉解说》，1995年7月，《竹内好全集》第一卷，324页。

11. 鲁迅《野草》，《鲁迅全集》第二卷，160页。

12. 同上，209页。

13. 同上，211页。

14. 同上，212页。

即使死后，不朽之文仍始终附着于人身，使其人亡灵化，不允许“完全的死”。为了对抗这种状况，将死亡归还给死者，让死亡死去，就必须废除不朽之文。不朽之文才是“鬼”，并且产生出无人凭吊的幽灵¹⁵。然而前文已经说过，只能用文来废除文。那么，就只有使文本本身迅速腐朽。那是表现阿Q这个“鬼”的同时，又打并且救赎其幽灵的速朽之文。

三 淡淡的血痕——鲁迅的末世论

尽管如此，鲁迅的确有那种所谓“末世论”的激情，将速度一举提到最大限度，烧尽速朽之文¹⁶。尤其是在面对“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时，那种激情更喷涌而出。

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学生们为反对段祺瑞政府而召开国民大会时，军队和警察不加区别地枪击徒手学生和民众。当时很多人被杀，其中包括鲁迅的两名学生。3月25日，鲁迅写了《死地》（1926年）一文，表达了他的愤怒，“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¹⁷。不久，鲁迅发表了《淡淡的血痕中——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1926年，《野草》所收），希冀将“末世”带到这个“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常胜不衰的世界，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在此文的开篇，鲁迅这样写道：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地变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¹⁸。

15. 为了打吃“人”的“鬼”，树立“人的国”，鲁迅早就力图消灭产出“鬼”的“文”。“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给许寿裳的信》（1919年1月16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57页）。

16. 关于鲁迅的“末世论”，参看伊藤虎丸《鲁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鲁迅与末世论——现代现实主义的形》）。

17. 《鲁迅全集》第三卷，267页。

18. 《鲁迅全集》第二卷，221页。

鲁迅效仿尼采，控诉怯弱的造物主和与之相呼应的“人类中的怯弱者”把人们豢养驯顺，使之不敢直面残酷的现实。在那个世界里，“一切尸体”的死亡没被归还就被抹消，流的血没有被“记得”就被忘却。但是，就在那一瞬间，鲁迅大概仍是效仿尼采，让“叛逆的猛士”出场了¹⁹。“猛士”反叛造物主，正视“淡淡的血痕”，并将“末世”带到这个世界。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峙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²⁰。

“造物主的良民”是苏生还是死亡，那不得而知。但是，在“末世”，这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²¹。

当然，鲁迅的速朽之文《野草》，当那末世之时，已经无暇腐朽了吧。但如果野草生长着的“地狱”之“大地”崩塌，那么野草还将被肯定。让我们再回到《野草》的《题辞》。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²²。

19. 关于鲁迅与尼采，参看前引伊藤虎丸书以及伊藤虎丸《鲁迅と日本人——アジアの近代と「個」の思想》（《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现代与“个”的思想》）。

20. 同上，221-222页。

21. 同上，222页。

22. 同上，159页。

“地火”喷出，不仅野草，连乔木也一并烧尽的“末世”。彼时，鲁迅“坦然，欣然”。在这种大肯定中，鲁迅欢笑且歌唱。

共享这一“末世论”的是竹内好，但竹内好遭遇到的不是天地变色似的“末世”。当竹内好认识到整个1960年代的战后“革命”遭受挫折之时，他引用了鲁迅的《野草》，并说：

亡国之民，除了唱亡国之音之外，就没事可干。借一句古人之言就是，跟我来玩吧，无父无母的麻雀。

地火有吧。地火不会绝灭吧。但是，我觉得不能指望亲眼看到地火的喷出了。和麻雀玩吧²³。

国家灭亡了，但地火没有喷出。竹内好能唱的歌只能是“亡国之歌”。地火不喷出的“末世”，是所谓“一点一点失败”，只不过是“负面”而已²⁴。如果“叛逆的猛士”不到来，就只能“委任自然”。这就是竹内好看到的日本。

四 母亲的呢喃

再回到《狂人日记》（1918年）。“我”始终“不安”，“睡不着”²⁵，是因为该文描绘的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²⁶。但是，“我”也是构成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并非没有责任。这个切身理解了地狱的“我”，在文章最后喃喃自语：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²⁷。

23. 竹内好《60年代·第七年最终报告》1967年1月，《竹内好全集》第九卷，428页。

24. 同上，425页。

25. 《鲁迅全集》第一卷，422-425页

26. 《狂人日记》的一部分深受尼采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除伊藤虎丸外，还请参看代田智明《鲁迅を読み解く——謎と不思議の小説10篇》，《1出発の傷跡》（《解读鲁迅——充满谜与不可思议的10篇小说》，《1出发的伤痕》）。

27. 《鲁迅全集》第一卷，432页。

那是希冀“救救孩子……”的要求救赎的呢喃²⁸。那是在“末世”这一瞬间，希求尚未到来的而且“至多只是假定”²⁹的未来之救赎的声音。

但是，还有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加以考虑，那就是发出最后这个句子的声音。那不是男性的，而是女性而且恐怕是母亲的声音吧。这是唯有通过翻译才能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看看竹内好的翻译³⁰。竹内好在《狂人日记》的翻译中，把中文第一人称的“我”都译为“おれ”，但唯有最后的一句似乎是用女性的声音译的。仿佛正如竹内好所做的那样，鲁迅也指出，唯有在世界的“末日”“拥抱”那应该到来的未来这个孩子。

诚然，毫不设防地使用“母性”一词是很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忘记还有“直接运用（母性）而达成的抵抗之路”。

那是“船”所具有的两面性。

28. “救救孩子……”这句话出现在《狂人日记》的末尾。竹内好以来的日译本都译为“子供を救え”或者“せめて子どもを”。代田智明译为“子どもを救って”（前引代田书，16页），理解成“最后的挣扎，呢喃的语言”（同上，47页）。这种解释避免了命令形的“子供を救え”所含有的“培育和养护青少年的口号”（同上，19页），努力强调“几乎不成语言的语言”（同上，47页）。

我同意这种解释，但并非忘却了“子供を救え”这一命令形的翻译被赋予的其他解释。比如，“说‘救救孩子’在逻辑上与说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均无法拯救同义，在此意义上没有任何唐突之感”[木山英雄《『野草』の形成の論理ならびに方法について——鲁迅の詩と“哲学”の時代》（《『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141-142页），这种解释不是单纯地设定未来的救赎，但是在这种命令形中确认无法挽救的救赎。这种解释还很好地显示了这句话所内涵的“焦躁与悲哀的真实”（同上，145页）。

无论如何，从这句话中所能读出的，是希求作为不可能到来之未来的救赎的、疯狂的灵魂的呢喃。而且，那恐怕不是男性的声音。

顺便提及，英译本为“Save the children…”（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A. Lyel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 41 / Lu Xu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p. 30）。

29. “现在本身中无法孕育未来，与现在隔绝的未来，至多只是假定而已”（木山英雄，前引论文，142页）。

30. 竹内好曾两次翻译这句话，1956年的翻译是这样的：

人間を食ったことのない子どもは、まだいるかしらん。
こどもを救え……。〔竹内好译《鲁迅选集》第1卷，岩波书店，1956年，27页〕

本文所引用的是1976年的新译。

此外，学习研究社版的翻译为：

人を食ったことのない子供は、あるいはまだいるだろうか？
子供を救え……。〔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学习研究社，1984年，31页〕

在这一翻译中，这种声音很难想像成是女性的。

韩语中“gamsaangi”一词包含的合抱、拥抱的温和亲切。与之相连，与被当作意识形态使用的母性论意义不同，以打破母性主义话语的形式出现的，另一种母性之物、女性之物的可能性。或者，不使用其他的体系和其他的话语，就那样直接运用（母性）而达成的抵抗之路。就那样，破坏和解体成为统治话语的东西的意识形态性……³¹。

关于母性，李静和利用韩语中“be（船/腹）”以及“gamsaangi（拥抱）”所代表的意象，用无法想象的悲伤的强度，描绘了“拥抱”和孕育。那不仅与鲁迅的“抵抗之路”遥相呼应，还在临界点上挽救了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母性”概念 conception [怀孕]。列维纳斯把作为极度被动性的“我”的理想状态之总体理解为“母性”。

被迫害者怀有的不安，无非是母性的一种状态吧。那就是被自己不久将孕育的生命，被自己曾经孕育的生命所伤害的“子宫的呻吟”的一种状态吧。在母性中，对他人的责任具有意义，以至于成为他人的替身。那不仅是迫害的结果，而且是迫害者自身为损伤了自己的迫害这一行为本身所苦。所谓母性，就是在最高意义上的孕育 porter，迫害者甚至对迫害本身也要承担责任³²。

拥抱决不能拥抱的东西，那是怎样的“母性”啊。

鲁迅在《祝福》（1924年）中刻画了一个死于某年年关的女性祥林嫂。她恰如一个幽灵，数度重返鲁镇这个地方。在鲁镇的最后的日子里，她反复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她在自己不情愿的暴力婚姻之后，所生育的孩子又被狼吃了的故事。然而，即使是这样绝望的故事，人们也很快就厌倦了。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

31. 李静和《呢喃的政治思想》，青土社，1998年。

32. Emmanuel 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 95.

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³³。

祥林嫂开口寻问返回故乡鲁镇的“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不能见面？我回答不出这些问题，但觉得很“不安”。正在“不安”时，传来的是她绝望的死。“老了（老死）”、“穷死（穷死 / 死在道旁 / 路倒）”这样的表现，愈发显示出她的死是被遗弃的死。而且，越是被遗弃的死，就越是容易消逝和被忘记，这真是凄凉的讽刺。

《祝福》的最后，响起了庆祝新年的爆竹声。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的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³⁴。

尽管被不安和失眠困扰着，但“我”却处身于对成为牺牲的母性的绝对忘恩负义之中。那让“我”也觉得“舒适”的祥林嫂的“拥抱”。对她而言，那应该是拥抱自己孩子的拥抱。然而，那种拥抱所拥抱的，却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

最后，我只想再重复一遍鲁迅的呢喃。那是藉由“船”而传达到他者那里的语言。

救救孩子……。

参考文献

-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全十七卷，筑摩书房，1980-1982年。
鲁迅《鲁迅全集》全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

33.《鲁迅全集》第二卷，18页。

34.同上，18页。

- 木山英雄『『野草』の形成の論理ならびに方法について——魯迅の詩と“哲学”の時代』(《『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十册,东洋文化研究所,1963年。
- 伊藤虎丸『魯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リズムの成立』(《鲁迅与末世论——现代现实主义的形成》),龙溪书舍,1975年。
- 伊藤虎丸『魯迅と日本人——アジアの近代と「個」の思想』(《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现代与“个”的思想》),朝日新闻社,1983年。
- 丸尾常喜『魯迅——花のため腐草となる』(《鲁迅——为了花而甘为腐草》),集英社,1985年。
- 丸尾常喜『中国小説の歴史の変遷——魯迅による中国小説史入門』(《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书写的中国小说史入门》),凯风社,1987年。
- 丸尾常喜『魯迅——「人」「鬼」の葛藤』(《鲁迅——“人”与“鬼”的葛藤》),岩波书店,1993年。
- 丸尾常喜『魯迅「野草」の研究』(《鲁迅〈野草〉之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
- 李静和『つぶやきの政治思想』(《呢喃的政治思想》),青土社,1998年。
- 代田智明『魯迅を読み解く——謎と不思議の小説10篇』(《解读鲁迅——充满谜与不可思议的10篇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